

报考剑桥大学

高中第二学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正式报考大学前,学校召集家长与任课老师见面,讨论报考学校和专业的问題。张良的数学老师史密斯博士知道张良可能报考物理专业后很失望。史密斯博士告诉我们,如果张良学数学,他愿意推荐张良报考剑桥大学。

听完史密斯博士介绍张良的情况后,我对他如此肯定的口气有些吃惊,也很不以为然。特别是他说要推荐艾伦和张良同时考三一学院,我认为有点夸大其词,觉得同时推荐两个学生报考同一个学院不大合适,所以就忍不住问他在温切斯特公学教数学有多长的时间。史密斯博士很自豪地告诉我,他在温切斯特公学教数学有三十年了。

后来张良告诉我,史密斯博士不轻易推荐学生报考剑桥大学学数学。三十年来,他没有推荐的学生有考上剑桥大学数学系的,但是他推荐报考剑桥大学数学系的没有一个不成功的。

那次我们没有见到张良的物理主教老师格伦博士,张良的另一位物理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张良的情况,表示也愿推荐他报考剑桥大学学物理。他说张良与其他同学相比,物理课程学得较晚,但是学物理的潜力很大。虽然张良的物理老师说张良考取剑桥大学物理系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不像史密斯博士说的那么肯定,更没有任何打包票的意思。

见了史密斯博士和物理老师后,我们一直不能下决心,张良到底报考剑桥的数学系还是物理系。本来事情很清楚,从长远的观点看,张良学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物理的潜力更大,应该报考物理系。然而作为家长,我们不得不考虑张良考哪个专业进剑桥大学的可能性更大。想到史密斯博士那么肯定的口气和他的经历,加上张良已经考过的数学成绩,显然考数学专业的把握大一些。

那段时间这个问题让我彻夜难眠,我担心一念之差,张良的前途会有千差万别,甚至觉得如果张良没有选择更好,一心一意报考一个专业,也少许多考虑。

在最后作决定前,我们要张再考虑一下到底报考剑桥的数学系还是物理系,结果张良决心已定,坚决报考剑桥大学物理系。此外他还报考了伦敦的帝国学院、爱丁堡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Durham大学。

剑桥大学的报名截止日期是十月十五日,十二月初就开始面试,不同的学院面试时间不一样,大约在两周的时间内面试就结束。每年报考剑桥大学的有一万多人,实际招收的只有三千多人。这一万多申请者都达到了或可以达到所要求的考试成绩,所以面试要淘汰绝大部分的考生。

剑桥大学的面试结束后,学生和家长剩下的事情就是等通知了。张良面试后我们自然非常关心他面试的情况怎样,但是想到无论我们怎样关注,考剑桥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张良可能被录取,也有可能考不上,所以我们决定淡化考剑桥这件事,免得给他不必要的压力。

张良面试结束后第一个周末回家时,我们几乎就没有谈起去剑桥面试的事情,只是问他去剑桥的途中是否顺利。张良好像情绪很好,倒是他主动谈到去剑桥面试的事情和面试回校后同学们的感觉。

张良告诉我们,面试的老师问基本情况时,主考老师问他为什么不报考他们的数学专业或计算机专业,而要报考他们的物理专业。张良回答说,他不喜欢学数学和计算机。我太太觉得他的回答有问题,认为他不能说不喜欢学数学和计算机,应该说更喜欢学物理。其实,不会因为张良的这个回答就决定了他是否能被录取。然而,一个阴影马上笼罩在我的心上,我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与偶像同台演出

贝内特夫妇待人和蔼可亲,完全没有英国式的拘谨。他们邀请阿诺去跟他们和他们的六个孩子住在一起。他们的家在体育馆楼上,这是伦敦东部的一座教堂改成的体育馆。因为在楼上的生活区没有多余的卧室,阿诺睡在前厅的一张有靠背的长椅上。“他的灯绒裤子很不合身,他发育得太快了。”黛安娜·贝内特回忆道,“他买不到合身的衬衫,所以我不得不用荧光绿和黄色的克林普伦来为他做衬衣。”

“他来自一个家教严格的家庭,但是他喜欢不拘小节,随随便便,他可以躺在地板上吃东西,孩子们可以在他身上到处乱爬。”黛安娜·贝内特说。瓦格·贝内特告诫阿诺,他必须在健美运动中加入新的元素,在表演中根据音乐的韵律来摆姿势,再辅以灯光照射创造出的舞台效果。开始,阿诺怀疑这些东西与运动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旦他认识到这种商业表演的元素可以帮助他赢得比赛,他就在自己的表演中加入了一种崭新的成分,配上电影《出埃及记》的主题音乐。

阿诺向贝内特夫妇倾吐了自己的愿望,包括他想在某一天见到心目中的英雄雷格·帕克的渴望。雷格·帕克是非健美运动员,曾在1958年和1965年两次赢得专业级宇宙先生称号,阿诺对于该称号渴望已久。

阿诺一回到德国就开始给帕克写信,这件事他已推迟多年。“在那之前,当我仅仅是个年轻的健美运动员,一个无名小卒时,我不能确信他会费

人物传记

利默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通过这位可能会改变美国政治面貌的奥地利移民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及其性格上的多面性,直接展现了一个现代版的靠艰苦奋斗而功成名就的故事。本书精心采访了几乎所有与阿诺·施瓦辛格关系最密切的人士,包括他的良师益友、健美运动中的竞争对手、他终身的挚友、第一任正式女友、他的情人们、他的长期公关秘书、经纪人、制片人、导演以及政界的朋友和对手。

工夫给我回信。”阿诺在他的自传中解释了他没有早点写信的原因,他不想仅仅作为帕克的崇拜者给他写信,冒着被回绝的危险。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当他最起码可以以一个同事的身份给他写信的时候,他认为,那个时机现在已经到来。

之后不久,帕克接到了贝内特打来的电话。“有个从奥地利来的小子,他现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我非常崇拜你。”贝内特说,“如果我在伦敦安排

雪上加霜

老宋贴心地道:“小许,你这回吃亏,我们都知道,你放心,我们公司不会亏待你,开春再这么操作几票,你很快就会赚回来。”

许半夏忙连连点头,道:“谢谢,谢谢老宋,有你这句话,我春节就可以过得放心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知道,我们做废钢的里面小手脚很多的,什么重废里面掺轻废,车里面加水等,一吨下来,价格可以差不多。不怕你笑话,我想本来约定是在钢厂交货的,不如就在码头你们把货交给我如何?让我做些手脚,也好稍微捞回一点本钱,亏也亏少一点。老宋,这是我一点小私心,如果你不方便的话,只管说。我在想,这样其实你们也方便,省得大过年的还得飞去钢厂看着交货。”

老宋一边开车,一边笑道:“你早说啊,这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何况你的钱都打过来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放手?等下和我们老总吃饭时候说一声,不会有问題。”

许半夏当然知道没问題,但她一向认为,做人姿态要放低,把这种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也低姿态地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提出来,对方听了当然有了被尊重的感觉,体恤的心也自然会有。

许半夏在钢厂附近一个同做废钢生意的哥们的堆场里盘桓了好几天,为了节约支出,许半夏住都住在堆场里,而以往她都是最注重享受的。哥们的堆场因为市场不景气早已清空,正好人和地都可以给许半夏用,又不是借用真金白银,还是好说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的。都是做一个行当的,常在一起交流经验,怎么做手脚花样都差不多。等童骁骑拉完了三车小陈那里的废钢过来后,大家随时包装,随时吊装上童骁骑的卡车让他运进钢厂,动作一点没比在许半夏自己的场地里做得慢。

串换钢材出来,就不必用童骁骑那三辆经过特殊改装的大卡车了,再说童骁骑也忙不过来,拉废钢还来不及呢,所以不得不叫别的公司装运。好在只是短驳上船,至于船公司的运费,那只有先欠着了。

离大年夜还有两天,火车站、汽车站都是人山人海。与其挤那人阵,还不如乘着童骁骑的大卡车慢吞吞地回家。许半夏身心俱疲,心里沉甸甸地压着那些堆场的钢材,天知道开春后会不会涨价。躺着睡太冷,只有裹紧羽绒服,两手缩在温暖的袖筒里艰难地坐着睡。

早上直接从钢厂出的门,路上都没有下来过,吃饭都是在车上就着矿泉水啃几口面包。下午的时候才回到久别的堆场。许半夏跳下车活动活动双手双脚,两眼却是阴郁地睨着已经清理一空的堆场,想着那里将放满船运过来的满眼的钢材,心里一点都乐不起来。不知该叫它们货物,还是该称为赔钱货。虽然信心百倍地在赵奎面前乐观地分析这分析那,可是市场风云变幻,这些货没出手前,说什么都还过早。

一进灯光温暖的办公室,许半夏傻眼了,里面齐刷刷地坐着四个大盖帽,不过根据服色不同,看得出两个是公安局的,两个是税务局的。许半夏认出,税务局的其中一个为国税局稽查科的付科。许半夏自然不是一个老老实实在一五一十纳税的老实人,但凭着她把有关税务知识的书熟读至倒背如流,她很自信,即便是税务师事务所里的人都未必是她对手,她公司拿出去的账,除非是税务局存心找茬,否则不可能有问题,而且凭她与税务局上下的关系,按说不会有有人存心找她茬的。那么稽查科的人带着公安的人来,会是什么事呢?不可能是配合调查,否则不用出动公安的人。真是,外面将堆起小山似的赔钱货,现在又有执法人员上门,前狼后虎,雪上加霜。

孕育新生命

实际的操作过程,比樊松子想象的简单。因为是体外受精,她和老宋之间避免了同床的尴尬。近五年的隔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弥合的。尽管他们被同样的心愿、同样的目标重新牵连在了一起。樊松子觉得,冥冥之中,这也是成成希望的。

老宋那天没有立即答复她。她也没有追问。第二天,坐在饭桌上,老宋突然说:“好吧。”樊松子抬起头,老宋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鬓边见了白。老宋没看她,“哪家医院?你住院的那家?”

精子提取很顺利。樊松子也做好了一切准备。现在她是一块虽然闲置太久,但还算肥沃的土地,泥土已经疏松,水分已经充足,就等着一个孩子前来落土了。

樊松子天天往医院跑,没事就呆在生殖中心的病房里,和护士、医生聊天。她几乎成了“生殖通”。这里的住院病人不多,即使有,也多早上来打过针就回家去了。她喜欢这里的氛围,来苏水味儿,白色的床单,淡蓝色的墙面,还有到处贴的彩色宣传画。那上面,不是气泡一样透明的胎儿,就是咧开嘴呵呵笑着的婴儿。樊松子看不厌。

来这里的病人,樊松子几乎都认识。第一次闯进生殖中心时遇到的女人,终于“怀”上了,肚子微微隆起。每次来做检查,她都会拉住樊松子聊上半天。她已经从护士那儿听说了樊松子的事,不停地鼓励她。

樊松子在这里见过喜,也见过更多的悲。一对对夫妻焦灼、无奈、痛苦、绝望的样子,比她开的士那会儿看得还多。

黑色的蚯蚓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一位幼儿园老师被诊断为“原因不明性不孕”。拿着诊断书,老师的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刷刷地往下落。结婚9年,看病6年,换来的却是这么个结果。韩医生安慰几句,建议她去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医院再瞧瞧。老师红着眼睛走了。单薄的背影,看起来不知有多凄凉。

如今,樊松子行走在大街上,不再为什么而恐惧了。冬天的阳光薄脆,看在她眼里却是无比温厚、灿烂。老宋的心情似乎也不错,虽然在外面应

一次演出,你可以来做他的特邀嘉宾,跟他一起演出吗?”贝内特曾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这位约克郡出生的帕克安排过一系列的演出,邀请他来参加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因为阿诺的努力,帕克和贝内特同意举办这样一次演出,在这次演出中,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受欢迎的健美运动员,将与一个十几岁的新手同台表演。阿诺运用了一个精明的策略来提升自己,但他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能向大师学习。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海绵。”阿诺说,“我尤其善于吸收信息。我总是渴望和那些精明的人一起出入,向他们学习。以我的家庭背景,我不得不学习很多东西。世界就像一个大学堂。这是事实,而不仅仅是个比喻!”

当雷格抵达伦敦体育馆时,阿诺说:“我脸上充满了愚蠢的、局促不安的微笑。我只会盯着他微笑——就像是一个姑娘,被一个男孩子征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会在脸上挂满笑容。我像个哑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看着他身上的肌肉,试着想跟他说句话,就像个激动万分的孩子,在他身边绕来绕去。”

阿诺不是一个轻易暴露自己情感上的脆弱之处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或许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公开承认自己的弱点。在帕克身上,他找到了一位父亲的形象,这位父亲就像一个小男孩心中的楷模,是最完美、最有力量的人。阿诺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健美运动员也好,对于自己选定的事业保持一种引以自豪的忠诚也好,都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汉气概,一种强大有力的感觉。

酬的时间还是很多,但回家时经常带些水果,都是高档果品。老宋什么也不多问,可樊松子能感觉到,他也渴盼这个孩子出生。

一天,韩医生走进病房,看一眼樊松子,冲她笑着点点头,又转身出去了。樊松子会过意,赶紧跟出去,心砰砰砰地跳起来。

“明天就可以了。”韩医生的眼睛含满笑意。樊松子咬紧嘴唇,用力点点头,无声地笑了。

次日,是个少有的晴天。连日来堆满阴霾的天空,终于亮丽起来。樊松子早上醒来,在床上躺了半天,一动不动。窗外传来细切的鸟叫声。一缕阳光从窗帘开处钻进来,在墙上烙出明亮的一长条印痕。她微微笑着,对自己说:“不错的一天。”起床后,樊松子洗了个澡,将自己从上到下搓了两遍,直搓得皮肤白里泛红。

韩医生已经做好了准备。樊松子躺到手术床上,张开两腿,灯光从两腿间照射过来。这情景似曾相识。哦,她想起来,不久前她就这样躺在私人诊所的手术床上,满怀希望地取下了节育环。那是她实现希望的第一步,现在她就要踮起脚来,摘取果实了。

韩医生轻轻打开她的身体,一股冰冷进入她的体内,逐渐深入。那是一个孩子的未来在与她的身体会合。樊松子紧紧抓住床下的床帮。不知不觉间,泪水糊满了她的面颊。

当身体重新闭合起来,像一枚自我完满的果实,紧紧地包裹住所有的隐秘和希望。一个气泡一样透明的孩子以奔跑的速度进入了她的体内,从此开始生长。